魏叔子文集外篇

文引

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焉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爲哀則哀情微必工於文以爲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於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微矣哀死之文以樸爲文以不求工於文爲文凡民且然况天性之親此吾所以不深取也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文目

第十四卷

文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輿士編次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壬子冬余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挑上得姜勉中學在訃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微下輒頭痛不敢哭既又得歸于元公凶信明年甲寅三月水莊擁膝軒落成乃為位白衣冠以哭書曰

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賴斯人一老不憖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不揖客禧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相別青原山曰子之吳門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屬毋忘禧適先到公門公欣然躧履接之每過必具饌子畏酒好甜食

必設寒餵滑餹每酒貝必招元公二人者談竟日上
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宕故公與禧相結深
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樸遬元
公不覊胸中少世上人公並與親密元公嘗自刻乾
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日
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子嘗轉手贈矣元公卒
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怵惕不
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
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歸

元公持羊羨脯魚酒一尊過禧南樓開三面窗瞻眺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遽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于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叠贈余詩凡三矣而再拜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于其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而公聞禧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先是禧言束裝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禧有楊州童奴曰阿那甚忠慧嘗從禧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那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禧亦

相與泣嗚呼豈知禧遂果不再見公耶甲寅九月阿邪死禧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公之别禧也棹小舟獨送禧於滸墅關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他日過禧寓門有高樓及春長風千里之詩公三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贈諸詩文然禧在吳特公皆未嘗出示今禧病困傳公未遂成所跋太僕集度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慚負生死不止車過腹痛悲者事變杳至玄黃交野公元公又皆不及見江生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

何況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徐禎啓曰敘次兩人間以自已離合牽綴曲盡古法而情事忽斷忽連恍惚無端增其悲態讀之如夜月三更聞杜宇之啼

○○告李作謀墓文

南豐李生作謀既卒庚戌二月易堂魏禧哭其墓而告以文曰嗚呼余不幸而哭生之墓也哀哉生之師程山先生以弟畜予生相見執禮甚恭余知其中篤而口訥然弗能宣也既作書數百言自道予報之亦于餘言期生爲古人甚厚巳酉八月予客南州程山先生以書來曰李生其聰穎願執贄門下少學問不自信以故逡巡然亦不能久待願毋忽斯意余得書終夜不寐念作謀爲人剛正不苟合而與人坦易不

修睢眦見義若食利辟利若兇生國變後長自棄舉子業學古文好論古人是非意所不可雖貴勢與賢不能回此其人吾固樂得以爲弟子又念吾生平多過失而服喪亾禮性好聲色樂妄想二者爲甚二十年來爲諸生說古人嘉言善行男女之際不以非禮動其心及宰我問短喪孟子答然友諸書則心怵惕面熱身不能正席聲不出函丈而以作謀爲弟子吾何敢既又念吾生平汲汲少俊士欲得有才志者相與成就使有所用于天下比年授徒以食貧自救亦

欲稍稍取擇以寄其志作諫聰敏學諸技藝俱工其論古人伐毛洗髓多刻至之見余嘗以作諫甚似胡致堂先生也而不欲作諫以此自致文章經世之務吾皆願與砥礪歸于實用又念禮事師無犯無隱而父兄有諍子弟使作諫立吾門必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嚴憚以自束其身然終不敢遽以作諫爲弟子也十月余在新城而聞生遽死傷悼不自勝見門人之至者未及禮則必拊膺頓足曰南豐李作諫死矣聞者皆驚愕及余至程山見程山先生相

與執手而泣明日哭于生家將就位先生泣下沾地
哽咽而言曰必須句夫李生之爲子門人也久矣子
不可頓首而拜予逡巡立哭以揖十二月先生又以
書來曰于信循程山使吾多所益獨恨李生遽死不
得聞李生以子爲師也久矣子又安得不爲之弟子
之列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喪後雙
江執弟子禮由此言之弟子可以拜亾後之師師亦
可以受亾後之弟子予捧書泣下因憶循程山曰先
生命于說左傳蔡聲子遇椒舉班荆相食事時方罷

酒立池上冬日和暢微風動竹日影倒射竹尾予倚樹指顧道通家子弟數世相厚善郎孝子慈孫在是反覆數千言如目見二人班荆設食相與與起前後輩聞者二十許人皆欣欣動顏色予惻然念先生獨心有所隱痛而未之言而先生來書果云然也嗚呼吾安敢不以生爲弟子哉獨念弟子可以拜亾後之師其嘉言善行雖死可以私淑其身師受亾後之弟子其於義無所取雖重以程山先生之命而不敢受也是用告生墓生其聽之

旨健齋曰真誠惻怛寫情事曲折處如畫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婿友之致哀於嫂夫人者豈非以夫人生而有德爲女爲婦皆富貴而夫子賢獨以未嘗有子爲恨耶余辛丑之游斯土也以兄事夫人之夫子宜振又四年來教授夫人諸孫欲請見夫人而夫人方日夕居精舍中故不得闕門而拜然余知夫人賢久矣今夏四月夫人疾病旬日而小瘥余僕方自山中來謂內人病已彌月相趣歸延醫徙宅於近郊余過别宜振相視惘惘各有不懌之色竊念吾內人雖不及夫

人賢而年四十未有子又善病病且瘥且劇者垂十年今吾歸不知吾內人之尚無死也歸逾月內人病且瘥而余復來則孺人死七日矣嗚呼禍福修短之數其可知耶吾觀夫人蓋非不能生子者夫人有女適鄧氏而死夫人蔬食事佛遂不復當夕此時夫人年未四十也講夫婦之禮安知其不復生男子而深身自修不肯少回其志是夫人不必以有子而後安矣且吾聞之死生有命子不子亦有命世之陰姤自專者豈能必有子哉夫人之不有子夫人之命也尉

使夫人德不逮下十年來日當久於夫子其不有子宜

如故是均一不有子而夫人則成其賢名已矣夫

宜振身有令德天必報之以賢子妾媵之子何莫非

夫人子今夫人靈䡊旣出引而反虞余辱爲通家弟

故陳辭以見夫人之志然以夫人之賢而遽死余則

旣爲之悲矣

李咸齋曰登孺人文易俗易套易平淡無味此篇

空中綴染婉轉相生情法悠然

祭處士涂允恒文

嗚呼吾終已不復見兄矣往乎之來此欣然而張足登於堂兄與叔父伯仲欣然連袂而迎乎握手歡笑於一堂之上也豈不痛哉舊十月乎歸山中以婦病不欲遠出猶喜今三月毋夫人七袠將擔簦拜堂下爲匝月之聚閏二月得手書知兄有上氣疾及月晦伯仲遣使來而兄以訃聞矣乎持書手顫不能終覽椎胸放聲哭妻妾奴婢皆驚嗚呼允恒其竟死矣乎登堂而靈几儼然也棺歸然也撫前和呼兄而哭之

既而嫂稱遺命出拜余家人皆言彌留時諄諄以不得待余爲恨前一二日猶命遣豹輿相迎而不意其逝之遽也予聞而益痛哭不能止兄叔父伯仲皆與予爲昆弟交多可而少否兄每直言匡予使予有所嚴憚而緩急有無又常曲體其所不言余方期與兄爲用世之學進於古人之交而百五十日間遂至永隔幽明終古不相見也聞兄之死心怵乎其若失居兄之館舍憑兄之几一器一物莫不觸目而傷於心晝寢夜臥彷彿而見兄之形聞兄之謦咳然自念與

兄生交時情未嘗及此何死令人思若是嗚呼乎平
生固不敢輕用其情者也而如兄者豈易得哉豈易
得哉昭烈將終謂子曰人生五十不爲夭兄年五十
有二矣性淡於嗜慾身無過行爲鄉里所信服高才
工文章取世榮如拾芥而以國變棄去當路貴人不
得識其面垂三十年易簀之日明達安詳無忿遽眷
戀之色端坐以逝非所謂全而歸之者耶而乎獨惜
之深而哀之切也乎亦不得而自知也兄昔好乎文
遺命以墓銘屬余今釃酒陳詞道中心之悲兄尚聽

之

祭亾女文

維甲寅九月日勺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亾女静言之靈而言曰嗚呼汝爲吾之猶子産於潮陽三歲來歸吾與汝母實撫育汝至於成人十七而嫁曾氏方吾之撫汝吾夫婦年三十有五無子吾兄以汝爲吾子先兆且與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之老也而汝乃竟夭汝幼頻病耳與足汝母甚劬勞汝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汝死五日而不敢聞於汝母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置婢妾人凡四五卒未有

子而汝又夭則信乎吾命之孤也嗚呼吾之無子命也汝夭亦命也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達人任命如泛虛舟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紼而痛哭也嗚呼哀哉

兄善伯曰無多耳而哀情如許其任達處乃茲悲愴矣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嗚呼少賤君竟不祿耶天既厄君以時而又奪君之目耶使君偃蹇乎一室之中束紲其千里之足貿貿然賫志以没也而吾黨惡乎其不哭耶君竊見夫世之富貴者如朝菌壽考者如夜燭太舟沈溺高車傾覆或身被乎五刑體交乎三木或顛仆於饑寒瘦死於囚獄或世家爲傭奴妻子爲奴僕又或斷脰截要刵耳刖足又或偃腐道周烏啄其肉又或多行不義天奪之祿身被惡名子孫爲戮所謂爲惡既不可爲

為善又不蒙福所謂天下雖大無所容足所謂昔以壽為榮今以壽為辱而君年近五十不為夭生有好德之名死有考終之福身既薄夫世榮子乃戒其十祿爾乃兒撫其頭兒持其足藉幹楄柎棲靈夏屋覩戚祖乎西成之門朋友送乎金精之麓吾黨之白衣白冠未死而相哭者又安知其孰禍孰福也雖然閱之日有永短月有盈虧木有榮落人有乖離月盈則喜日昃則悲中道同游徘徊路岐逆旅之人睠然涕洟況我於君十載翠微况我與君非蘿伊蔦况我於

君君克仁義𧦬君之緋滞泣漣而酹君之酒尚其聽之

陸氷修曰悲生之言不堪多讀

○代祭曾太安人辭

金精鬱兮窈窕神降兮大母無非兮有儀眉壽介兮純嘏積流光兮孫子芳修姱兮令譽騤鸞皇兮西極羌于世兮云翅坤德兮造家溯源姒兮巳大彤管煒兮青簡身見之兮在我嗚呼人有生而可吊兮亦有死而可賀富不必貴兮貴不賢惟太母兮履其旋賢不必壽兮壽不臧惟太母兮豫且康儷王腐鄉兮菲茇葑貍首班兮太母宮袒遶膝兮號升屋瑰瑰落兮紛蘭叢兮小子淹茲土兮蒸民譽以晝接績嶽懿於

太母兮若簫管之嘲噆倀令子攀龍髯兮逝安放其典型猶結友於賢孫兮想劉母之六七問黃河之水何以行萬里而剸疾曰源發於崑崙問嵩嶽何以拔輿磅礴而鬱積曰盤結於地根雲蘢䨴兮白旦熏靈輀駕兮遲遲方相怒兮金目張走山魈兮夔罔兩滌鐙出兮幽宅化臺入兮壽藏封柔毛兮衈翰音椒蘭芬兮薦明馨告引者兮須臾酹淸滌兮神靈

○○哭吳秉季文

歲壬子予客吳門吳子秉季自易堂來過予信宿遂別之杭州丙辰予在山中得秉季訃亂作不能往而孤正名亦遂葬其父於杭之河渚（墓距河渚五里在西溪下艮塢）丁巳予客揚州正名自河渚來候予適病見正名執手大慟期以冬春之交趨河渚拜墓道十二月發揚州抵無錫得先伯兄凶問遽歸明年春到山乃知兒子世傑以父死非命哀逾節距二十日而死又三孤孫幼穉乃留身斂之哀痛之餘精

神沮喪心質亂不復意人世事出遊無時展拜秉

季墓未知期日而正名又自山中省墓河渚于是

為文遥哭之書授正名拜而焚於延道其文曰

嗚呼吾之不得拜兄之墓也命也兄寡三十年獨居

執禮身精強當斯時也而遽死亦命也嗚呼復何云

哉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堂中諸

子聞之皆倒衣迎予後至兄揖而顧我曰此魏叔子

耶予曰是也乃相與大笑退而或問何以知之曰吾

聞其為人覩其貌當必是也特館餐吾句庭者久之

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說起初金王之變兄言成敗如獨予伯兄及二曾子爲怨家所訟禍不測兄未嘗謀面以躬庵故挺身護之得全兄以義槩動易堂易堂諸子並負氣誼相高皆與兄齒兄弟禮兄顧謂諸子曰人不明道雖立忠孝節多義舉抑末耳諸子疑信者半久而行其言或作或輟然廉隅由是加修飾而彭中叔丘而康刻意學躬行至今不怠則皆自兄倡之予作朋友篇貺溫子其辭曰秋風發茂林萬物欲鼎革有客自西來群賢競拂拭蓋謂兄也兄負氣敢

犯難與人交侃侃然以當世自命于是辭易堂出遊楚豫燕冀以至甌粤之室無不入冀萬一有爲于世十年而後反其故鄉池陽又數年來易堂則其氣和以平與人泛愛雖無道不與較而向所謂負氣侃侃者山居凡五年而後出而卒不可復見也嗚呼兄之學其能變如是而身益強須髯益黝黑修然有光則孰意其不五年而死耶死之日正名方造曾仲子于吳門其去未病不十日耳河渚之君子病則稱藥量水粥夕扶將之死則治棺衾哭泣斂殯皆成禮覘兄

之在易堂有加焉正名性篤孝反而哭踊而無所假也噫兄何以得此於諸君子豈偶然耶丁巳秋河渚高士徐孝先訪予揚州其賢兄也不置口杭之士自沈旬華以暨立德修行者則皆有哀誄之辭焉嗚呼豈偶然耶兄之子正名吾門人賴章之亞而文學過之將必克承兄志然則兄其可以死矣然當斯時也而遽死是則予之所爲哭兄也

徐孝先曰叙次交情世事行誼學問四者參錯出之而三者又皆從生死交情中叙出絕無痕迹遂

爾雛縭矣

謝亭于三日往秉季寓吾以弟曲齋企江村舍予每

相朝夕敬其爲人今得句庭此文傳誌可廢矣寫

生中古意婉婉可掬

○○○哭吳稽田文 名鈿嘉興人 一字佩遠

惟金之剛火冶而液君心韝韝其堅不釋惟石之貞墊霜則裂君心曾氷不磷其質鯨波山立白日爲黑君則涉之譬彼溝洫嶔岑崎礒熊嗥豹吠君乃上之無有憭慄有子有子爽于非所逖矣越人君行不處豈無丘隴蒸藋交埏狐彼唐肆無寧縺綣嗚呼哀哉君則何心我則何心能不哀墜在昔白石 白石村在匡山下高士宋之盛廬虒 風吹烏栢羣鳥倒飛君特我就珠湖 初見君于此 高郵也再之濵 見君于此 涷雨溢衢褰衣前走君追而呼君顧

我兄平生知巳孤覕四海惟汝叔子問君南游或詢
國士君曰斯人非折柬致我轍子佩子負我戴明明
日月如何可貸嗚呼哀哉生重泰山死輕鴻毛君胡
不生而死蓬蒿大竹之山黔陬之地（君死墊膠州大竹山）精魂
在天委蛻斯寄瞰彼若木旣斵其根彼鄧林樹亦嚙
其萌夢夢者天不遺斯人嗚呼哀哉尚將疇依北望
君墓涕泣漣而

弟和公曰中心之悲有難於直道處而假韻語文
言以出之其文以三百篇之格法運楚騷之聲調（韻語中絕少見之作也）

○○○祭伯兄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遽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即考終命吾與季弟如割肢體况遭此慘聞訃之日幾不有生然痛定之後與世俛仰反覆推尋猶冀有萬一之異及抵山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禁肝腸之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于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

萬性命及客范中丞于浙佐賑饑蠲荒諸大事全活
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
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殀亾
二旬之間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真不可信矣吾祖
父之驪善行仁真不可恃矣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
追及吾于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傚乍見驚愕疑吾
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問而得
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搶地呼天如夢如死
及吾歸而丘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

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縣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卽此一念應無死法哀哉痛哉蒼蒼者天夫何使我至于此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公尤久往同學淇園兄嘗好游戲吾直言相諍兄悉容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携手周行城堞間兄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當請殺我以活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

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吾他時每一念及輙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于賊吾遠在三千里外無出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手奉肢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搥膺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自分不能有爲于世含冤負仇隱恐終生騰怨蒼天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真負兄矣真不欲生息于人世矣真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泰和山中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

守以終餘年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之詩豈謂遂成凶讖舊年四月聞兄從廣州出吾溯贛省兄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拍肩執手自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獲愛子連床四夜而後南行哀哉痛哉豈謂遽成永別耶禧到揚州刻集成者前後已千二百葉兄往酷愛吾文今哀痛慘切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卮酒弁陳新集于靈几之前嗚呼吾兄禧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一刪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甘健菴曰殺我活汝一閒語無由身請代死一哭便與姜伯淮兄弟爭死並傳天壤

丘邦士曰癸十二郎文是死生常事但從兩信異同起疑然尚有似虛設文字波瀾處此乃死生之大變其驚詫固所本有故不覺而曲露倉皇愴痛之情矣

〇〇〇祭兄子世傑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勺庭叔父禧謹以卮酒酹於諸子世傑之靈哭而言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父即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于諸子中長而才吾兄弟且老方倚望汝提挈諸弟不墮吾祖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于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內汝雖庸愚不勝其哀況其才耶四叔遣騶引來報吾兄之變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

首呼天願以我命延汝蓋我年迫衰暮處世不長又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兄于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無哭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以爲憂今汝于父更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廿竹族人脫口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而吾兄與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旣加

吾兄以困禍又復殀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顯以身殉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孝子汝學行粗立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恨其如吾叔季何如汝之少妻穉子何如吾祖父何吾展轉思忖其眞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晨講論談笑窮日夜不休汝每

出入隨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和勺庭之桃花矣池柳颺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班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傚事我如父汝尤周篤又每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嬸寢處甚愛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嬸長病我好游侍汝以晨昏而今亦無望矣嬸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眞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

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痛哉

甘健齋曰疑其死則願以我命延汝願以身贖汝死信其死則時時如覩汝形如聞汝聲其所以得此于叔父者便是與士之不死處矣

丘邦士曰只在死生違離處觸緒紛出不及一他語

○○祭孔正叔先生文

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踰月子與鵬訃至禧捧書痛哭以病盛暑不得往易堂先後輩咸相悼嘆九月禧行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附書弔與鵬而禧爲文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棲隱桂山爲眞高士古之衣冠三十五年希到城市嗚呼先生著書百卷爲眞學者精思大易以及外家無弗陶冶嗚呼先生好問善下爲眞虛心學七十年舍而從我無有沈吟嗚呼先生結撰

至誠爲與朋友叶無有外內無有遠邇無有生死嗚呼先生嗟予小子齒我父行降而執謙我乃踰階事以爲兄叶嗟予小子日省厥躬行薄學疏嗚呼先生夫焉不學而蟻馬呼嗟予小子天厭其德遹艾不嗣嗚呼先生既稀既耄欲延其予而誓于天而禱于神以訴帝庭溘然長逝丹心不泯而曰再生我則子之則彼爲父以報我成小子執書誦詩二章泣下如雨易堂之士咸來請讀靡不心腐嗚呼先生何必不壽胡爲奄忽嗟予小子不及視含不及挽紼素車白馬

號哭者誰我乃遨遊今五月乃臨于墓乃酹于庭嗚呼先生忠孝之氣上爲日星嗟予小子拜伏于下來享來凭

門人楊晟曰章法錯落中含巧妙以第一至交而不作痛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至矣

諸子世儼曰前云齒我父行後云我則子之則彼爲父末云上爲日星拜伏在下彼此交誼可以想見而至情鄭重已百折不盡矣

丘邦士曰本以其素道哀發辭遣韵而辭意生疎

中反覺古意曲節泠泠中拍一篇之中情文自爲

異同亦怪事也

〇〇〇哭孫宜振文

嗚呼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邸奔還哭吾兒吾兒子于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門人輿鵬訃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間而確齋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蓋自吾兒與兒子之死吾視吾身若旦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于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床蓐方三日夜而兒之

訃又至也予拊膺推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瘥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閱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爲文追哭吳秉季吳稽田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鬚白齒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視于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埜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于山下哭盡哀旣拭淚而謂予曰宜振先生方疽脚瘍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

甚多孰意兒遂死吾不知兒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及待耶自吾兒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夜手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兒之望予來訣者日日以幾吾知兒之死而不瞑也兒長予七歲無子與予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耶嗚呼哀哉

丘邦士曰真文字自多曲折此文最能自道其曲折處

說引

陸平原曰說煒燁而譎誑余爲說不足於文標事約指休戚箴切式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說目

第十五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五

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寄托說上

受寄托於人者難能寄托人者不易夫以垂死之身得其人舉妻子而托之人亦孰不願且易爲者然而甚難者何也始無知人之明旣任之不篤則其人必不可用且夫知人之明其得失易知任之必篤此不於寄托之日也吾以垂死之身吾威令將不行而驟

托一人以臨之此一人者威令素不行於吾妻子吾妻子素未嘗相嚴憚而欲受托者之必得行其志豈有是乎爲將者必素拊循其士大夫然後可使之致死君必素尊嚴其將然後將可以御其士大夫驅市人使戰匹夫而驟加之三軍之上非高祖韓淮陰必不能夫無高祖淮陰之能而希其事以爲常試必敗之道也世之寄托者吾惑焉知其人可以任矣亦既信而敬之然其威令不使行于吾妻子妻子之言有時而入焉則不能以無惑夫嘗吾之身吾妻子不嚴

憚其人其人屡轉不得行其志而欲一言屬於身死之後是君蹇而以遺命將匹夫也雖韓淮陰必不能答者成湯崩以天下托伊尹歷外丙仲壬六年太甲立而無道伊尹遷之於桐太甲不敢忤夫以太甲敗度敗禮之才不惠於阿衡諄諄訓戒終罔念聞一旦乃彊使之去深宮之中遷丘墓之側其勢必不可得行然太甲卒徂桐宮而不敢忤者湯所以托尹者專且篤故雖身死六七年之久尹之威令必行而太甲嚴憚之者素也漢昭烈將死屬其子曰汝事丞相從

事當如事父吾之子爲天子顧使之父事吾臣世俗鮮不謂悖謬然而以劉禪之昏加黃皓奸邪終亮之世皓不得肆其志刑賞征伐惟亮所爲而禪不敢齟齬延漢祚者數十年世之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求人以托之得其人而惑於妻子之言猶庸人之見信之不篤任之不重托之不早乃廢然嘆曰世無可寄托之人也嗚呼人亦安得如昭烈者而爲之死哉

孔正叔曰 理本平常經一番洗發遂爲古今創論獨至之論而筆力倚傑照人

丘邦士曰 此論特爲得其人者抉發方爲反日補天之手

寄托說下

或曰得其人敬而信之妻子之言可入而惑乎曰寄托之人有利於妻子者有不利於妻子者恆飢寒救災患內理其紛外禦其侮此妻子所樂聞者也匡之以義責之以善不從則徵色發聲或告諸其人而譴怒之此妻子所不樂聞者也方吾之身存也吾紀其衣食而莫之或侮則其人之見德於吾妻子者少然且日以義繩之則易於見怨今夫人即甚賢豈無一二過舉即甚厚吾妻子豈無一二疏薄之事是故誣

以其情之所反事之所必無則聽者疑焉文致其所近似則疑信半焉徵其所有則信者十矣善讒者去其誣蒙所近似而實以其所有雖賢明者不能無惑也（刻骨之論）然則柰何曰是人也吾知之真而信之篤矣於其誣也吾辨之於疑似之跡吾諒之於其所實有吾恕而迪之（迪字人不能道）然則讒者之術窮矣久之吾妻子亦有以信之而不疑雖然受寄托者必使吾之言行有以服其妻子之心持其大而不苛其細周恤其所不言之情教以義奬其善而隱其過於是乎有督責而無怨怒

有憤激而無疏薄也積誠以行之久而不效然後可以責人之妻子死者復生不悔而生者不媿也哉

孔正叔曰從天理人情至精透處發爲篤論眞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

錢梅仙曰至論中具實際識力令人卓然可行何異凶年之穀叔子立言必本忠恕于此亦見一斑

丘邦士曰後段於受托自盡中特挈責善一事發於前段指挈上說信篤任重要害處相形方見獅子捉象捉兎之力

亦安樂窩說

丹陽吳子遠好游而與易堂魏禧善于是好易更字曰師邵所至名其寓室曰亦安樂窩初予善洞庭山蔣公郁公郁爲言吳子予遇之廣陵定交主人廡下一見而別後八年庚戌又適在廣陵相見握手道胸中語

吳子孜孜不怠如始　見時殆不肯自安樂者而以食貧賣畫都會中和夷猶與貴人貧士雜游處無不自得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倘所謂安之若

命者非耶然傳于天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是聖人未嘗無憂也故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邵子　見天地萬物成毀之故莫不有其時與其數于是放焉自適于安樂之境觀其飲酒微醺命小車遊洛陽市上惟意所適

此雖舉天地萬物之大古今成敗興亾治亂之感無一足芥蔕其胸中獨怪幽州遠隔數千里失之久且百五六十年此與山中學道人迢遙物外者何毫髮相與而當其覩此時耿耿然若有所

不能自釋至形之夢囈語則試何故吳子

其能爲我言之乎吳子如不能言

則安樂窩　別有所屬吾將與吳子日尋憂患而

無已時矣

余全生日用意沉刻而行以曲折超忽但覺

字字出于題表

黃聖木字說

黃君名楷仲舅氏字曰聖木按周公陵木曰模孔陵木曰楷言四時不彫落柯直不岐可爲模楷法則也制文字者因木以命字抑字初有此義取以命木則未之考也木者春德於性爲仁聖仁爲大木質故生而不窮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雖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黃君從之矣

鄧隆中曰數語寓規勉之意其理甚大

門人熊願曰聖木二字節節闢生從根生枝

從枝生葉却又葉落歸根可謂奇而法矣

〇〇〇弓說　爲吾廬作

矯枉者必過正不過正則不可以得中檃括之用是已今夫弓之有弢必反其向背而爲之制故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以檃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然且矯其枉不矯其矯枉則始乎正卒乎不正是故爲弓者其人安則爲之危弓危已爲之安矣其人危則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矣且夫其人安其弓危則何不且危其矢其人危其弓安則何不且安其矢然且危弓者而爲之安矢安弓者而爲之危矢

孔正叔曰一篇用人目字四然[illegible]一安[illegible]起如[illegible]相向令人口[illegible]

夫人安而弓危者背其人也危弓爲之安矣則且背其弓而向其人背其弓而向其人是一危而再安一安而再危是故矯枉者必一背一向一背一向者一背再向也一背再向則其人始可以用今夫絲纏纏然也不急絞之則不可以成約然且急絞之不結則絕故弓欲其堅也然且相角于牛戴牛者中堅而本末柔向背之道也

俞石吉曰析理最微而用甚大又以管韓價考合鎔成文可謂奇而法矣

賴韋名字說

賴生名英里有胥吏同名姓請易名於予或曰是何傷英日參不殺人乎遵不驚座乎庸知不周買璞而鄭賣樸乎予曰易稱藉用白茅無咎英不惟其同名之憂慎是以往其可以免於刑戮矣乎英有忠信之資然短於才性弛緩遇事莧決不斷

韋固其質也於是更其名曰韋字之曰子弦昔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於性緩佩弦以自急古人之求克其性以自益所不足如此吾考安

于在趙多戰功而能以死衛趙氏求所爲弛緩不及

中云無中並有却

事者殆一亡有豈佩弦之效與韋郎無意當世之事

傳極晰確

然夫婦居室米鹽凌雜乾餱杵臼間以弛緩失事者甚衆而况於欲自立其身或受寄托爲人所依倚韋其聞名而思勵矣乎

彭中叔曰小文字中有大道理在子弦爲句庭高弟須看此文期許鍾鍊處煞有分寸有操縱具見造就苦心

○○麻中說爲賴韋作

門人賴韋取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說自名其室曰麻中蓋韋去城市棄先人之廣厦離親戚從予結屋於翠微峰者幾二十年矣屋倚勺庭之竹圃與吾兒弟易堂先生望衡而居傳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韋牲有似之然韋旣見予毅然不慕世榮終其身從予於枯槁寂寞之道雖松柏曷過焉夫蓬之爲物有麻則直麻去則委性固有然不得而變化也人則異是吾嘗以謂人進德改過莫大於師友然獨處而遠游則

何以自立故人有終身無師友之助而彊立不反者此志士也韋甞佐吾種竹既覆其根則扶之以木者環四面風雨時至不仆然旬歲則去木而可倚三歲竹叢生欲植他木則竹以爲扶持吾觀韋之友耤韋以進德改過者多有人夫韋固吾勺庭之竹也而奚以蓬爲蹄然韋終自以爲蓬此韋所以爲竹也夫

邱邦士曰論甚精而可持循文最曲折無跡

○○礪園種竹圖說

東南之美曰竹箭古人名以君子物貴者少且難生故人少君子蕭艾多於蘭竹最多易生然未嘗不貴余嘗以謂世無人者妄也傳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之以其類求之盡誠雖君子可使多譬種竹然疏其土行其根而時溉之去其害補其敗則千畝可坐致礪園欲求君子以自多也哉使人爲像踞石坐圖丁揮鋤手竹于溪流之上環石種之竹節堅而虛心於礪園類礪園李子淦也揚之與化人像者武林謝

彬新城陳一元為補竹

討甫草日做岸可喜

程千一日文亦如竹體直節寄氣
循曳多姿

故每轉愈勁

宗子發日字字是種竹圖他人只做得竹圖
耳

熊養及字說

門人熊頤字養吉冠石先生曰君子合萬物以爲養故能自養更之曰養及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勺庭氏曰及之道大矣哉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頤欲自奮于賢求爲聖人之所養則所以及民之道不可不講已漢高帝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詩鶉而或者疑之

夫養賢以及民　此大畜之後所謂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艸創之際羣雄爭驅日斬殺其民以倖一勝而有識之士知非天心所與則相與交臂去之故入關之役諸老將日羽暴掠不可使沛公長者宜遣而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然且得地而棄其民土田荒都邑路貨粟無所出民饑不得食國貧而困則賢人無所依是故袁紹仰食桑椹而下多離散曹操屯田許下而士益歸或曰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大將一見彭越黥布而授以相國飮食俱具如王者捐三十萬斤金予陳平而不疑漢

定天下息兵休民烟火萬里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
則易養賢以民之說也
允善伯曰養民致賢之理真識時務保元氣之論
也而格力最高

○○○貧士一篇贈鄧生

古之士伏處貧賤不借尺寸自立其身以致顯名然方其未遇操術甚卑而不恤故杜廣爲廐卒翟方進爲小吏程賀充肴州廳僕兒寬賃作董永張繹吳逵爲庸朱翁子黃蓋江淹賣薪劉寔賣牛衣傅昭賣曆日王猛鬻畚周勃織簿曲爲人吹簫給喪事班仲升闞澤崔亮傭書而王僧孺亦傭書鄧艾養犢陸羽牧牛承宮尹勤公孫弘吳祐皆牧豕卜式王尊路溫舒張華游明根皆牧羊任安將車以求小吏匡衡傭作

以給食飲袁宏傭載運租范史雲捃拾自給公沙穆賃舂吳祐而陳安世亦傭作於權叔本此初非擇而爲之也或身富貴或成令名於時後世以爲美談益好學砥行立名而已矣且夫好學則博文多識可以待問砥行則忠信加於人是以名立於下而身顯榮（侯光波）於上故雖身都養不爲辱親灑掃下坐不爲屈爲諸（灝洄洑是文字中最變化意都段峭拔處妙遠從逕容書來）生拾薪蓺苦不爲勞彼其志誠欲有所就也而孫期梁鴻亦牧豕葛洪賣薪孔仲山爲街卒則皆超然自貴立其身於萬物之表不可以貧士論已至若莊浪

之傭夔市之匠臨海之賣薪則自有人非汝所知也

彭躬菴曰極璀璨極超脫昌黎短篇外別有此種

彭中叔曰神斂簡貴一意孤行若以博綜尚之相去遠矣

丘邦士曰骨重神寒天廟器此文有之

寄廬說

鄧生自名其室曰寄廬或曰此先人之室也句庭先生曰人生有定質無定位於父爲子於子爲父於弟爲兄於兄爲弟夫寄者虛位也故君子實之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朋友信今夫寄物於人非誠勿受受物之寄非誠勿與神龜以受于元王衛平曰盛德不報重寄不歸於是刑白雉驪羊而灌血於壇故曰取之若寄言與受皆誠也或曰人寄身天地如客之寄蘧廬實則妄矣先生曰

夢諸乎寄身久者百年短半之人倦而假寐無樂乎其惡夢也百年五十年之於夢也甚矣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君子不以寄視寄故寄之者衆焉鄒生再拜曰敬聞命矣請歸書於廬

注舟次曰名言篤論○從寄生誠從誠生夢來去無端中間根枝相生針線相熠處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可尋而不可執真奇文也

○耕廡說

諸子世傚讀書于吾廬之西廡請名于予命之曰耕廡士之學猶農夫之耕也汝亦知乎耕乎夫耕者必強耒利耜反覆其土故孟子曰深耕而易耨耕不深則草荄不盡土膏不發雖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不入則苗不秀秀不實是以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又曰稷稷良耜俶載南畝汝其以人情物之理爲田以私與習爲草荄理義以爲種六經史以爲耒良友苦口之言已之强力以爲耜晝夜三反不懈不有

以爲之耕今夫蝨至細也諦而視之則見其毛目腸胃焉莫輔于鬆察之則見其中空而鹵莽者白日行道而不見丘山今夫食木果者必解其皮吐其核咀而咬之而味出而鹵莽者茹皮核而不識甘苦之質然則其與於不食也幾何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苗亦鹵莽而報予汝毋鹵莽于學其庶幾于獲矣乎

○○學說贈葉徂徠

傳曰人之有學如玉之必琢而成器玉不琢其璞不毀人不學則失其質故質美者譬諸苗不濬其耕擇種而播之土化而耘薅則庶草蕃而苗以萎死故曰苟為不熟不如荑稗葉子徂徠年少而質美能自浣濯于俗以志于學雖然必謹乎其所習慎其交毋玩其歲月以實致于令名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之交貴君子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于人交君子而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幾異徂徠好君子交其所

以自益有可言者乎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愼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之實也

揚蘭佩曰切實之言而出之烟雲繚繞百端並集

○蓺蘭說

魏子蓺蘭於勺庭僕請曰去其本與葉之敗者其垂敗者請毋棄之瘞他土而或俟之成魏子曰善哉顧謂門人曰君子之治小人當如此也古者放流之義其諸此與魏子過江亭以告其師楊子楊子曰吾之髯不半咫有二莖焉美好而長吾惜之亾何而美髯絕吾大而後知亂世之不可以獨長見也

丘邦士曰兩事若不相屬而愛物愛身意思深長殊有古致

○○○死生說

里有汨常人焉魏子逆諸道必目攝之退而誦遺死之詩居旬歲汨人遷於善魏子三吁三嘆退而告人曰若是夫人之不可以或死也語有之曰遷善改過使人溘然而就死雖有大善不可遷罪大極惡終其身不可得而改也且夫可以有爲而不爲欲爲之而不及爲是輕其生者也人之有生不知其死之遺也瀕於死焉至於求生而不可得哀哉

丘邦士曰轉折廻疊得左氏深處○其文之巧之

鍊可一望而見其意思之深長可屢味不窮

○○孔建字說

余讀易至屯未嘗不愀然而色變也傳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草昧天之勢也故治者天心所欲亂者天所不得已然天欲大治必開之以大亂蓋亦百草夭喬於春夏而不有秋風之振槁夭冬霜雪之摧落則陳者不可去新者不可來故不大亂則不能大治者勢也亦天意也唐虞三代以來或諸侯起爲天子或匹夫徒手取天下而乘時搆會屠沽販舐之人韋布之士特起爲王侯將相者不可勝數是以宜建

侯當是時豪傑之士廩然不自保其身周章四顧若死亾之來無有方所富貴者懷門誅貧賤者塡溝壑膏鋒鏑亾時而其器識之超越絕羣者雖安樂溫飽終業業焉不敢以自放逸居一室之中隱然有經營天下之慮故曰不寧所以建侯也建侯不寧所以承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屯建幼慧十三通五經於易讀之久矣其亦聞此義乎因命以字曰造侯

弟和公曰俊傑之言不許註疏小儒道着一字

聖王立制本意

○○義夫說爲臨川王偉士作

傳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男子則妻死可更娶非重於責婦人輕於責男子也婦人從人不自制男子制人者也而聖王之典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必並旌夫聖王不禁婦人之再嫁而特設節婦之旌使之慕而知耻可使男子之再娶而特設義夫之旌以代天下之爲夫者報天下之節婦以平婦人之心感激之使勸於義然孝子節婦州里動多稱述至所傳義夫甚少豈果義夫難爲抑天下男子不以是

自愛其身四字最精故有狂且乘客其妻爲之守貞者

爲意雖有之不之傳耶今夫節婦之難難於忠臣義夫難於節婦忠臣臨難慷慨捐生比於烈婦求其入而不變見可欲而不亂惟節婦爲難然再嫁則絕故夫陰爲淫佚則不齒於人類故女子之自愛其身者恒有所不肯爲而男子不然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引詩妙有自己許）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多議論又最善于立言）於是有其妻爲之守身殉義至刎頸碎首支解裂肝及不逾年月而更娶則綢繆燕婉若其初之未嘗有婦蓊亦甚矣卽或鑒於周宣王尹吉甫之事希于與之義又往往如里之貞女不

數舉年齒見義夫少難而久尤難

提出一子二字於義最精

嫁而嫁已畢嗚呼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篤夫道不篤則婦人之心不勸於節婦人不勸於節則男女之廉恥不立而世顧未有真能行者臨川王偉士先生年二十八生一子而喪婦獨居四十餘年未嘗有他色今年七十矣先生族子臣爲余門人具言先生修長者之行博學能文章嘗甲乙間棄諸生抗志以隱是則先生又以義夫而兼節婦之所爲也南豐有高識者字敏生余友也年二十七（與作者相類是天然陪客）喪婦亦一子終身不娶今年五十二與程山謝約齋先生隱居講學雖其年（起也）

不及于先生者十有八年余固知其義之必有終因（虐悲法深妙）
并表而出之

涂宜振曰關係綱常之文不正大則失體不奇警則老學究語耳忠節之文古今甚多從無論及義夫者得此奇警正大之作足補人倫之闕

○○○倦圃說

曹秋岳先生有游息之圃在嘉興城西偏宋岳倦翁宅址也多古樹又多水焉高高下下水出其間倦翁手植梅今在牆際名曰倦圃或曰先生休矣今可以倦故名客曰倦非先生意也先生顧謂魏子曰何如魏子曰吾何知哉雖然吾嘗愛陶公歸去來之辭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雲之出也天氣降地氣升山川鬱勃鼓翕於其中雲於是乎出其布於

天瀰漫乎高岫平原則風爲之驅而雲何知焉若夫鳥終日飛不遠其巢鵬摶扶搖直上九萬里而不能不去以六月之息故物之窮大久必乘反其故居者情也是故雲之出也無心鳥之倦而還也有知古人之善言物情也然莊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猶鳥之倦而還焉而將復飛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故倦所以培風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盈涸焉孟子曰盈科而後進科者水之所以息其倦也幽不

可以止是故四時以冬為心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貞然後元生焉諸葛武侯曰寧靜以致遠文子曰天地尚猶愛其神明此古人之善用倦也是故鳥倦而後知者也倦而知則其明不息昔者舜嘗曰吾倦於勤矣然而堯之倦也勤於舜舜之倦也勤於禹則知人之說也（兄云另出一知字）先生笑曰吾何知哉客去於是書為倦圃說

俞右吉曰於主人妙有洗着而出以惝恍幽詭之文若作蒙莊看便覿面千里矣

兄善伯曰大有微指文亦如夏雲之多峯

閻氏三子字說

閻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詁樸曰元本字書木素曰樸白所以受釆樸斲所以塗丹雘也訓慤曰穀仲平子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反本懷忠而抱慤也議畧曰方叔方畧恒言也昔充國馳金城圖上方畧事必有方法若田有畔也是故李將軍野戰必有兵法樸質也慤善也畧簡也莫質於木莫善於穀莫法於簡木於德爲春故元之穀者中央之盛德故仲之德成而後民

向方畧者後起之事故曰不得巳而應故叔之

鄧孝威曰疊三段爲九段各段中有層次錯綜此

鬬亂之法也而思理與衍得白虎通佳處

○○公範字說

成鑄字公範按鎔金入範曰鑄範法也法無一定圓中規方中矩平直中準繩是故士農工賈各治其業範若錐鈍若鎛曲若鉤子各中其法五行之性金最堅洪範金曰從革金俯而就裁天下之物無偉不可化勺庭叔子曰從遷善也革改過也不遷善改過則不可以入範是之謂躍冶曰不祥之金

曾止山曰警切而文甚精工

○○似齋說

宋子維德名基小司寇牧仲長君欲名其燕居之齋私于魏子曰某先世以孝友恪恭爲家法至大父文康公益光大句父守而弗失加恪謹焉某日夜戰戰懼弗類以忝祖父願先生錫以思義之名魏子曰人夜半而生子舉火照之見不似已而喜者夫豈子之幸也哉故子孫之幸其祖父之賢也甚于祖父之幸其子孫是故朱均不足以累堯舜而瞍鯀之名舜禹之心至今千萬世而有餘痛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又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宋子温恭有恪而好學不怠其庶幾有之矣題之曰似齋

袁士旦曰立論甚創須知不是聽人委咎于祖父正要立身揚名他日不致貽累子孫耳讀者當會此意